

毛榮生 著

# 人在桂花巷



人在桂花巷  
RENZAIGUIHUAXIANG

毛荣生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人在桂花巷

毛荣生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59,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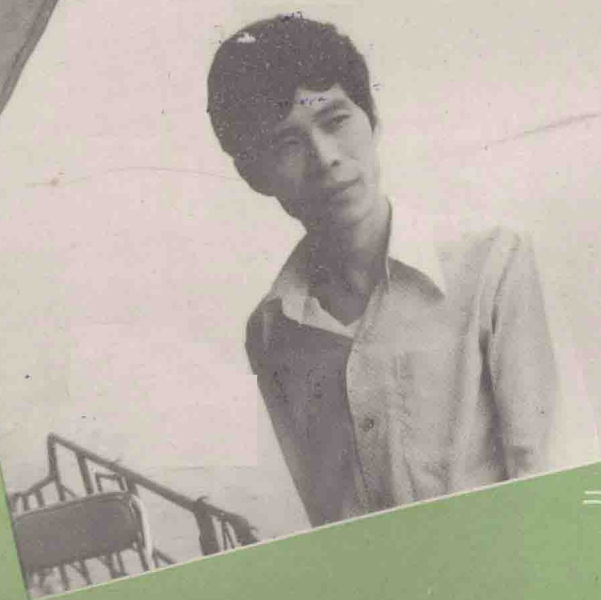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册

ISBN 7-5407-1552-9/I 1025

---

定价: 7.80元

毛荣生 出生于1957  
年，桂林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过散文集《爱在心知》。现  
供职于桂林日报社。



# 生命的轻与重(代序)

## ——略论毛荣生的小说创作

张 东

也许大家对毛荣生的散文比较熟悉，但却并不一定了解他的小说创作，他1991年结集出版的散文集《爱在心知》显示了他的散文创作的整体实力与价值，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散文作家”身份的共识。但是事实上早在三年前，聂震宁就在一篇论述桂林市小说创作的颇具份量的论文里，对毛荣生的小说创作作了如是评价：“（毛荣生）有的是功力，有的是气质，有的是慧心独具，因而有希望写出代表桂林地域特点的佳作。”其实，毛荣生的中短篇小说，不仅体现了他那种一而贯之的散文的细腻，微妙的感受、悟性与空灵，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悠远、贴切、舒缓、秀丽、熟到而天成的独具魅力与个性的小说品质。

正如大家往往只了解毛荣生作为散文作家的一面一样，毛荣生并不仅仅经历了过多的生活曲折与坎坷，他不仅细腻，而且沉稳；他不仅体贴，而且执著，他虽然历经舛难，却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更重要的是，作为小说作家的毛荣生，他有一种来自桂林古城古巷的文化精气，这种精气，深深沉积在他的血脉之中。是的，毛荣生不“新鲜”，不刺激，不作“海外奇谈”，而且还常常“怀旧”，但正是

由于这种血脉之中的源于古城小巷的文化精气，却使得他显得地道、机智而深刻。

作为小说作家的毛荣生，在他的心目中，总有两个高高悬垂、燃着圣火的祭坛：一个是母性的坚韧劳作，它的直接结果是母性的坚忍、伟大与恩泽成为小说故事引发的重要机制；另一个是直接来自母性那儿获得的极其朴素的生活哲理：“定下心来过日子”的顽强观念。毛荣生的小说几乎都离不开这两个圣坛的感召光芒。也许与毛荣生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孤儿寡母”往往直接成为毛荣生小说创作的原型：父亲形象的现实空缺直接造成作者对母性的神化结果。《河与船》中的“阿四”，《人在桂花巷》中的“大宝”，《你爱看雪景么》中的“俞信”，《小城旧事》中的“玉祥”等，他们都失去了父亲，而且都只是在母性（母亲或外婆）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小说从始至终缺乏“父亲”的力量，而母性却从一开始便充当了“父亲”的角色，这种被罩上“父亲”光环的母性角色，往往给作者造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小说视野与情感表达程式。于是“寻找父亲”的潜在愿望直接外化则成为《城墙边，住着个马车夫》的悲怆、坚毅，内化则成为《你爱看雪景么》中的小说主人公人格的支柱与精神力量的泉源。

“父亲”的陷落同时还造成了作者以及小说主人公的人生的苦难体验，“寻找父亲”这种血缘的亲合力迫使作者在生活中，在历经了苦难以后努力成长为一个写大的男人，“父亲”沦空了，“我”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你爱看雪景么》中，小俞信只与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婆总是教俞信在苦难的时刻唱那首《男孩子》的歌：“男孩子喜欢骑大洋马，他骑着马儿走天下，他骑着马儿走天下，风风雨雨都不

怕。”在俞信考上大学将要远行的时候，从来不喝酒的外婆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庄严要俞信喝完了满满一杯“壮行酒”。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替代父亲支撑起生活重担的强烈愿望使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们往往充满了一种庄严的英雄主义般的豪情，这种豪情并不是抽象的创立功业，而是那种完全来自母性的实实在在地“定下心来过日子”的朴素生活原则的贯彻，是那种“好好过日子，过日子是一种津津有味的事情”的劝导（《红色的渔火灰色的江》）。毛荣生极少在小说里进行分析，进行说教或议论，“一切都仿如在不经意间流出”，但却总是不自觉地进行着这种生活原则的传达：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做该做的事情，学会担当，学会津津有味地生活，而这又往往成为毛荣生小说的主导精神倾向。

在小说结构上，毛荣生较多地使用“双线索并进”的叙述方式。《人在桂花巷》中，大宝与女友的约会是“显”的线索，年逾花甲的爷爷与昔日的恋人素莲重又相逢为“隐”的线索。在“显”的线索场景中，作者通过爷爷在现实的阳光中，回忆伤感的往昔；而在“隐”的线索中，作者又通过往昔在现实中的“再现”来表达一种对现实的珍视，以及积极生活的愿望与原则。而这两条线索的汇合在表达了一个美好、感伤、凄艳、永恒而流逝了的爱情之后，在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中，又将感情的归宿点落实在现实，落实在入世、担当，落实在努力生活的层面上，感伤而不虚空、沧桑但不厌世，小说的情感理智而有节度，内在而又沉稳。这是一份历史的伤感，是一种古城的忧郁婉伤的气质。《你爱看雪景么》、《河与船》等也体现了这种结构上与气质上的特点。

事实上，毛荣生是一个比较地域化、比较主观化的小说

作家。他的内心经历与外在的遭际，造成了他小说创作中两个“圣坛”的浓重背景，他不善于虚构，但却善于从自己的生活区域中抓住最能激动自己的细节，把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通过自己熟悉的古城古巷的人们传达出来，他的迟暮老人般的闲谈，他的不经意，是因为他着重的是那股子“味”，那种让人一嗅就知道是“原汤桂林米粉”的味道。

如果说在这之前毛荣生的小说虽然传达了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但却略显纤弱与狭窄；虽然在创作气质与内在情感上追求整体上的“桂林”地域特征，但却没能表达得很充分的话，那么，《三十三年在刘村》和《续茶》这两篇小说则可以说是作者所进行的最新的尝试与对自我个人生活阴影的成功超越。首先，这两篇小说有了一种苏童小说般的“新写实”的倾向：是一种在平实中反映的人生，小说所反映的是一种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续茶》中的梁雨志被作者摆到了世人的对立面，他正像李卓吾所说的那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的人物。他看起来老没正经，老没老相，但在这样一个粗鄙、下三滥的躯壳之下，包裹的却是一颗依然不向生活屈服、仍然有着自我精神追求的心灵。有什么能比这样一颗早已为人唾弃但却不放弃追求的卑微的灵魂更让人震撼呢？《三十三年在刘村》中的“猎狗”的父亲，他那种完全忠实于生活原则（而不是家族血亲）的长辈风范，以及“五有”妻子的代夫谢罪，这些细节是那么强有力地再现了整整一代桂林“刘村人”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这两篇小说显示了一种从不同社会视角切入人物个体的生存意识的一种“综合”特征。像梁雨志这样的人未必普遍，然而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生存追求及其意义，却是为一个



民族所共有的。因而小说发掘出了隐藏在古城墙下整整一代人的生存意义，既写出个人遭际的人人之异，又并不排除他们身上的为生存为有滋味地生活而执著的人人之“同”。这种“综合”之于作者，实际上正是毛荣生最为重要的创作价值：对桂林人（或全人类）的命运执著关怀，而源于这种关怀的人物塑造着力追求的则是人的觉醒和发展。《正午巷里无人》是这种觉醒，《河与船》、《人在桂花巷》也是这种觉醒；梁雨志是这种觉醒，刘村人更是一个民族的觉醒。

其次，这两篇小说反映了毛荣生小说创作的新的尝试与对小说语言操作的进一步成熟：《续茶》的叙述情感已经完全摆脱了作者内心中那两个圣坛的感召与制约，小说不再抹上一层过于浓重的个人生活经历的阴影，行文则更显轻松与熟到，整个一个原汤原味的桂林感觉。《三十三年在刘村》则还着重于体现了一种极有分寸极为恰当的故事虚构与把握，不再像以前的小说故事性较单薄。而且这两篇小说主人公人物的内在情感起伏强烈，表达有震撼力，叙述语言不仅更为广泛更为大气地使用了地道的桂林方言，同时也达到了小说表达的张扬、强烈的效果。作者个人的阴影被回避了，小说境界则更为丰厚与博大。

此外，《诅咒那条鹅黄色的日光裙》的调侃意味，《菊之感》显现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女孩馨的回忆》的神秘、荒诞，《玄香》的玄妙、精致，则体现了毛荣生小说的多样性，是毛荣生从不同方向迈出的步履，都十分值得玩味。

毛荣生对桂林方言的整体运用与对小巷题材的突破，不仅仅说明他已经成功地突破了个人性格中纤柔的品质对小说叙述与视野的制约，同时也说明了毛荣生已经自觉地深入到

桂林本土“语言——生存”的底层，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本土视点的形成。我们深信，这仅仅作为一个起点，一个从事实开始的逻辑起点。

是为序。

---

---

## 目 录

序	张 东
玄 香	1
人在桂花巷	14
河与船	28
三十三年在刘村	46
那 时	67
小城旧事	86
街 心	99
城墙边，住着个马车夫	115
续 茶	130

---

---

---

---

红色的渔火灰色的江	148
正午巷里无人	166
夜气如魂	183
春天无话	200
女孩馨的回忆	216
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	233
你爱看雪景么	253
诅咒那条鹅黄色的日光裙	277
菊之感	320
后 记	373

---

## 玄 香

小南风吹过来，人身上毛热毛热的，这时候洪家后院的柚子树就开花了。

桂花巷的好几家院落都种有柚子树，花开得最浓最密的，要算洪家的这两苑树。小南风一吹，柚子花香就满巷子灌去，灌得人满鼻子满嘴都是香气，连身上也染得香香的。巷里人就吸吸鼻子，说：洪家的树，怕又要结好多果子吧？

天傍黑了，洪家人就端出小方桌，围坐在柚子树下吃夜饭。洪家两夫妻，男的叫庆，女的叫琴，男的眼睛从小看不见，女的也一样，靠打麻绳为生。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强，女儿叫芳，长得都白白净净的，样子很清俊，像两个老的。四人坐下来吃饭，先是庆抬头“注视”了一下柚子树，耸耸鼻子，说：好香的柚子花，好闻得很。琴也抬抬头，轻声说：好闻，香得很的柚子花。就端起碗来，就着柚子花青涩的香味下饭。四个人轻言细语说着什么，或者不说，只是任由放在柚子树裸露的粗根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喳喳地唱曲子。

庆说，柚子花香得涩涩的，好解腻哩。

· 玄 香 ·

琴说，好解腻的柚子花，涩涩的香。

两个小的就噉噉地笑起来，不管菜好不好，饭都吃得  
多。

吃完了夜饭，两夫妻就还是打麻绳。男的管破麻，从大脚盆里拿出浸泡得发胀的麻皮来，在固定的齿刀上一条条破开，破成细条；女的就接过来，放到脚踏机子上，脚一边踏，手一边绞，绞成一条条结实的麻绳。男的身子一弓一仰，女的腰肢一颤一弹，都很好看，像呜呜咽咽的一首二胡曲。

两个小的就温习功课，灯泡很小，15支光的，黄黄地照着两个白净的脸。柚子花落进窗里来，两人读书就读得好尽心。老爸老妈的麻绳搓好了一批，强和芳就用滑轮车搭着送到福利工厂，再运回一批麻皮。到了月底，庆和琴就一前一后相跟着，到厂里去领钱。总是庆走在前头，撑着一根探路的竹拐杖，庆长得很精神，脸上有棱有角，头发剪得齐齐的，穿一身旧中山装，挺着胸昂着头，眼睛像有光射出来似的；琴的眉眼长得细细长长，嘴角弯弯总泄出几分柔顺的笑意，样子也好看。上街时琴便将一只手搭在庆的左肩上，跟着庆走。庆的步子步步有力，又步步精到，琴踩着碎步跟他走，走得总是很放心。碰到什么短命鬼想逗弄瞎子，庆就很敏感，他耳听八方，雄壮地咳一声，很有点孔武有力的感觉，短命鬼们就吓得跑开去了。庆的脸常常威严地绷着，碰到熟人打招呼，才幽雅地一笑，幽雅得很自然。琴则像个小家屋里的小媳妇一样，怯怯地跟着庆走，遇到什么人在吵，琴就悄悄问庆是怎么回事。庆则蛮有把握地咳一声，说她，你跟着走嘛，管人家做什么！

庆有文化，庆读过《旧约》和《新约》，也读过《道德经》和《四书》。庆的二胡拉得很好。巷里人都说庆像个绅士，说庆的作派很有风度。琴也懂盲文，只是书读得没有庆那么多。但琴的嗓子很好，她一般不唱桂林普通瞎子们沿街唱的那种“莲花落”，她只唱桂戏，唱桂林文场，桂林文场的唱腔总是很幽雅的。有时一边打麻绳琴就一边唱，唱《寒窑》里的王宝钏，也唱《思凡》里的陈妙常，她的声音婉顺，亮丽，软软和和，又柔柔韧韧，像那一条条青色的麻绳。唱着唱着琴的腮边就亮闪起来，她就抬起手，用袖子擦一擦。闲下来庆拉二胡，庆也弹扬琴，拉二胡庆不喜欢拉一般瞎子常拉的《病中吟》之类的曲子，庆喜欢拉《赛马》，有时候也拉《良宵》。

庆和琴都不是一般的瞎子，起码桂花巷里的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一般的瞎子。

尽管庆和琴也要按月去福利工厂领钱，或者去开会，尽管一般的瞎子们也经常成群结队来桂花巷找琴耍耍，扯扯板路，或者找庆请教一点什么问题，但仍然没有人认为庆和琴是一般的瞎子。

“又出街买东西？还是到厂里去？”人们和庆打招呼。

“出街，买东西。”庆略带矜持地笑笑，昂着的头向说话的地方稍稍点一点，简约地说。

“噢……你今天休息？”琴这时候就和气地向对方一笑，“还没出去买菜？”

“你屋里的柚子花，开得好，香到人心里去。”人们说，“庆伯伯晚上要浪两杯吧？”

庆笑笑，没有出声。琴赶紧说，“他要浪两杯的，他就爱

浪两杯。柚子花香得浓，香得闷头么？有人会觉得闷头的哩。”

“不闷头，不闷头。”人们忙说，“柚子花香得猛，年成才好，人才顺溜。闻惯了你们的柚子花，不闻硬是不舒服哩。”

庆就矜持地笑笑，琴就舒心地笑笑。

庆和琴的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的。要盘大强和芳两个儿女，不容易。庆就还有一招，他会算命。人说庆算得很准，他不会含糊其辞，不模棱两可，他也不啰啰嗦嗦扯很久，他讲得很肯定，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讲得很简约。庆的话很耐人寻味。但庆鄙视算命，他一般很少出去走街串巷，只是有人找到家里来，他才偶尔算算。他让人抽竹签，他也让人报上生辰八字，他还帮人掐时。他关起门来算，做得很神秘，似有诸多禁忌。

庆的确讲得准，从他家里走出去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啧啧称奇的。

有少年人来找庆，少年人的声音很飘浮，微颤，发涩。庆抓住少年人的手，两手冰凉。庆就问他：“闻到什么味么？”

少年人说：“闻到花香味。柚子花香。”

“不是花香，是你心里香。”庆说。

“我心里香？”少年人不解地问。

“现在是煮饭的时候，到处都是饭菜的香味。屋后池塘里也飘过来水浮萍的气味。”庆说，“而你，只闻到花香味。可见不是花香，是你心里香。”少年人不知所云，哑然了。庆抓住少年人冰冷的手，有一阵子没说话。

许久，庆才轻轻地咳一声，这一声咳，像叹。庆说：



“柚子花可香，柚子花香能结果。人不可有花心，人有花心，是不结果的。”

少年人一脸迷惘，想问什么。庆挥一挥手，说：“你去罢，去罢。记倒我的话。”

也不收少年人的钱，庆就送他出了门。

不几日，少年人因野合之事虚脱而死。

有一年届六十之老妇前来，庆问了时辰，十指一掐，先是“小吉”，又是“大安”，便微微一笑，说：“老姐子，讲句不好听的话，你莫脸红，也莫心跳。”

老妇人脸先就红了，讪讪地问：“讲什么呢？”

庆说：“我掐时，你先报子时，我捏倒‘小吉’，这就是‘小急小急，你急他不急’。你心里恋倒他，他心里也恋倒你。只是他那边有诸多事情还得解决，所以他还不急走出这一步哩。”

老妇人心跳了：“你讲的是……？”

庆说：“我讲的就是你个人的事，你的婚姻之事呢。老姐子，接下来你报的是寅时，我掐倒‘大安’，大安大安，安稳如山，事情还未动——你的婚姻之事还未动。回去多和小辈人做做工作，这事情才会松动的。你回去罢，事情成了，拿包喜糖来。”

老妇人笑地又惴惴地出去了。半年后，她拿来一包喜糖。

有人闻之，就问庆：你肯定懂得好多东西，鬼谷子？柳庄？麻衣？《易经》八卦？《玉匣记》？或者你红黑都懂？

庆摇摇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都没有用。我什么